

管子卷第十七

七臣七主第五

禁藏第五十四

唐虞房

玄齡

註

一七臣七主第五十二

劉

雜篇三

績補註

或以平虛請論七主之過

謂平意虛心也

七主據下

六者過則為一是一是主也過

得有六者皆過主能無此

知得失

自得六過則為一是一是以

以繩七臣得六過一是一

呼嗚羨哉成事疾

疾羨也繩謂彈正也言以六過繩

咸有一德故

申主任勢守數以為常

申謂陳周聽近

能成美也

遠以續明遠則其明不絕皆要審則法令固賞罰

必則下服度事皆得要而詳審則法令固不備待而

得和則民反素也謂以道德世之君至人感物德

申主不能然故以為過也惠主豐賞厚賜以竭藏赦姦縱過以傷

法藏竭則主權衰法傷則姦門闔故曰恭則反敗矣

謂為惠太過故反成敗也侵主好惡反法以自傷越法行事謂之

反於法故自傷喜決難知以塞明當故明塞也從狙而好

小察狙伺也謂既任臣有事無常而法令申不辭則

國失勢故古伍字謂偶合也言雖申而法今於事不

之悟也下故此芒主目伸五色耳端五聲然不曉

識之兒伸謂放恣也四鄰不計四鄰與已為隣不司聲不聽司

聽其理亂君所好不為則臣下恣行而國權大傾不辭

則所惡及身所為既不合理勞主不明分職上下相

干言失任臣之理勞臣主同則刑振以豐豐振以刻

且主同勢則俱奮威權故刑罰大振而去之而亂臨

之而殆則後世何得推臣振主君欲去之必為亂任

必及故後振主喜怒無度嚴誅無赦謂動發威嚴臣下

振怒不知所錯則人反其故謂先不辭則法數日

辭同轄轄逆也逆
兼迎拒二義故不
將為不相迎合也

衰而國失固

舉錯既不合理故

芒主通人情以質疑

故臣下無信盡自治其事則事多

既不自曉故下通人情以問於疑則

臣下無所不信皆自任自臆以

多則昏昏則緩急俱

植

植立也既昏而不明

不辭則見所不善

所為既不合理故其

皆不見之事

餘力自失而罰

尚有權勢餘力已不

故主

虞而安

但主能度而安則致下數事

吏肅而嚴民樸

而親官無邪吏朝無姦臣下無侵爭世無刑民

此皆主

虞而安

故也

故一人之治亂在其心在其心一國之存亡在其主

之愚智天下得失道一人出

也明主得聞主失主好

本則民好墾草萊

本謂農

主好貨則人賈市主好官

室則工匠巧主好文采則女工靡夫楚王好小腰而

美人省食吳王好劍而國士輕死死與不食者天下

之所共惡也然而為之者何也從主之所欲也而况

愉樂音聲之化乎

夫男不田女不緇

緇謂黑

工技力於無用

謂勤力於無用之器物也

而欲土地之毛

毛謂嘉苗

倉庫滿實不可得也土地不毛

則人不足人不足則逆氣生

不足則怨怒故

逆氣生

俱運

則令不行然疆敵發而起雖善者不能存謂善為何

以効其然也曰昔者桀紂是也誅賢忠近讒賊之士

而貴婦人好殺而不勇好富而忘貧馳獵無窮鼓樂

無厭瑤臺玉舖不足處玉舖猶馳車千駟不足乘材

女樂三千人謂有材能鍾石絲竹之音不絕百姓罷

乏君子無死言不為卒莫有入人有反心遇周武王

遂為周氏之禽禽獲也此營於物而失其情者也謂

禮謝車馬所愉於淫樂而忘後患者也故設用無度

國家陪陪謂舉事不時必受其菑

夫倉庫非空虛也必非本商宮非虛壞也必非本

壞也法令非虛亂也必上替下國家非虛土也必到道

也亡彼時有春秋歲有敗凶政有急緩故物有輕重政

物輕政重歲有敗凶故民有義不足歲既敗凶雖有義

時有春秋故穀有貴賤秋穀賤而上不調淫故游商

得以什伯其本也准過也謂穀物過於貴賤則上當

什伯之贏以百姓之不田貧富之不訾皆用此作訾

也皆從不調城郭不守兵士不用皆道此始從道夫亡

國陪家者非無壞土也其所事者非其功也夫凶歲

雷旱非無雨露也其燥濕非其時也亂世煩政非無法令也其所誅賞者非其人也暴王迷君非無心腹也其所取舍非其術也

故明主有六務四禁六務者何也一曰節用二曰賢

佐三曰法度四曰必誅五曰天時六曰地宜四禁者

何也春無殺伐無割大陵割謂掘也保大衍保謂焚燒也

伐大木斬大山行大火誅大臣收穀賦凡此春夏

無過水達名川謂堰塞小水塞大谷動上功射鳥獸此

夏之禁秋無赦過釋罪緩刑冬無賦爵賞祿傷伐五藏

之藏故春政不禁則百長不生夏政不禁則五穀不

成秋政不禁則姦邪不勝冬政不禁則地氣不藏四

者俱犯則陰陽不和風雨不時大水漂州流邑謂流

淫於城邑大風漂屋折樹火暴焚地焦草旱甚則

天冬雷地冬雪謂草木夏落而秋榮蟄蟲不藏宜死

者生宜蟄者鳴首多騰慕首謂草山多蟲謂即六

畜不蕃民多夭死國貧法亂逆氣下生故曰臺榭相

望者亡國之廡也馳車充國者追寇之馬也追謂召

車所以羽劔珠飾者斬生之斧也文采纂組者燔功

召車所以羽劔珠飾者斬生之斧也文采纂組者燔功

之寔也明王知其然故遠而不近也能去此取彼則人三道備矣此謂珠飾等物被謂節用愛民

大法者所以興功懼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爭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法律政令者使民規矩繩墨也

夫律不正不可以求方繩不信不可以求直法令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權勢者人主之所獨守也故人主

失守則危臣吏失守則亂罪決於吏則治有罪者吏必能決權斷於主則威民信其法則親是故明王審法

慎辨下上有分

夫凡私之所起必生於主則私止夫上好本則端

正之在前本謂道也上好利則毀譽之士在側好利則

及上多喜善賞而不隨其功則士不為用好善

賞明王知其然故見必然之政立必勝之罰故

民知所必就而知所必去推則往召則來如墜重於

高如瀆水於地以譬也故法不煩而吏不勞民無

犯禁故有百姓無怨於上上亦法臣法言亦為斷名

決無誹譽依名而斷決則故君法則主位安臣

而事無誹譽

法則貨賂止而民無姦嗚呼美哉名斷言澤依名而

言順而澤

飾臣

六臣此其一也

克親貴以為名

虛名求實之謂

不求親真以自充

恬爵祿以為高

安恬以此為高好

名則無實

美名外揚為高則不御

恬爵祿以為高

安恬以此為高好

曰無實則無勢

勢必似

矢饜則馬馬制

制馬必以

侵臣事小察以折法令

任法行事

好佞反而行私請

佞謂假詐也作可為

故私道行則法度侵

不侵法度

其刑法繁則姦不禁主嚴誅則失民心亂臣多逆

鼓衆飾婦女以惰上故上惰則隙不計而司聲直祿

上既惰闇雖有危亡之隙不能計度而知之

是以論

臣貴而法臣賤此之謂微孤

論貴法賤則危亡日至

愚臣深罪厚罰以為行

深文入罪厚致其

重賦斂多

允道以為上

允悅也謂多賦

使身見憎而主受其謗

厚罰多斂故記稱之曰愚忠說賊此之謂也

愚臣雖

主乃此姦臣痛言人情以驚主

痛甚極

開罪黨以為

讎開引罪黨上開除讐則罪不辜

彼但讐耳未必出

罪不辜則與讎居

既終不辜則人皆讎也

故既終不辜則人皆讎也

善言可惡以自信而主失親好言可惡之事以告於君此求君之信已也君

果信之則失其所親也亂臣此按前有亂臣字自為辭功祿明為下

請厚賞已有功當待祿則明然為之請以求其心也居為

非毋動為善棟其也與也與衆相者為棟梁也以非買名

以是傷上其所為以買名者用非道而衆人不知之謂

微攻言為偽言於位

接前

禁藏第五十三

雜篇

禁藏於胃脅之內而禍避於萬里之外能以此制彼

者唯能以已知人者也言度已以察彼則無隱情故

遠避於萬里之外彼不能與姦生禍也夫冬日之不濫

則我能制之凡此皆以已知人故也

非愛冰也濫謂泛水於水以夏日之不煬非愛火也

為不適於身便於躰也冬之冰夏之火皆夫明王不

美宮室非喜小也不聽鍾鼓非惡樂也為其傷於本

事而妨於教也美宮室聽鍾鼓故先慎於已而後彼

官亦慎內而後外內則本務外則末業民亦務本而

去不昭效真之則居民於其所樂居其所樂則事之於

其所利事其所利則賞之於其所善賞其所善則罰

之於其所惡罰其所惡則信之於其所餘財君人者

必故曰信功之於其所無誅必勝後息誅然於下

無誅者必誅者也以有罪必誅故能息所謂有誅者不

必誅者也故有罪不必誅也以有刑至無刑者其法易而

民全刑茲無赦人不取犯故曰以有刑至以無刑至

有刑者其刑煩而姦多緩誅宥死人則輕而犯之故

繁漫而夫先易者後難無刑至有刑於先難而後易

口忠難而後易萬物盡然於用法明王知其然故必

誅而不赦必賞而不遷者非喜予而樂其殺也所以

為人致利除害也賞不遷非喜與誅不赦非樂殺然

於以養老長幼完活萬民莫明焉言養老活人無明

夫不法法則治言不法者必以法者天下之儀也謂

也表所以決疑而明是非也百姓所縣命也刑罰一差

日縣命故明王慎之不為親戚故貴易其法故謂吏

不敢以長官威嚴危其命危謂民不以珠玉重寶犯

其禁所謂君無祿焉故主上視法嚴於親戚不為親

故法吏之舉令敬於師長不為師長危民之承教重

於神寶不為重寶犯禁故教重故法立而不用刑設

而不行也無犯之人則無夫施功而不鈞位雖高為

用者少施功謂施恩於有功者施恩不鈞則赦罪而

不一德雖厚不譽者多赦罪不一則毒流不辜舉事

而不時力雖盡其功不成方冬植禾雖勤以刑賞

不當斷斬雖多其暴不禁夫公之所加罪雖重下無

怨氣私之所加賞雖多士不為歡刑法不道衆民不

能順行有道之人舉措不當衆民不能成此無衆乎不

攻不備必防政也當今為愚人

俱連

故聖人之制事也能節宮室適車輿以實藏不費於

與則庫藏則國必富位必尊能適衣服去玩好以奉

本本謂而用必謹身必安矣能移無益之事無補之

費通幣行禮而黨必多交必親矣移無益無補之費

也親夫衆人者多營於物而苦其力勞其心故因而

賤營物過故大者以失其國小者以危其身

凡人之情得所欲則樂逢所惡則憂此貴賤之所同

有也近之不能勿欲謂所好遠之不能勿惡人情皆

然而好惡不同各行所欲各行以所而安危異焉適理

則安背理危然後賢不肖之形見也夫物有多寡而情

不能等賢者寡多也事有成敗而意不能同賢者意多成不

肖者意行有進退而力不能兩也賢者能進不故立

身於中謂多寡成敗也養有節宮室足以避燥濕食飲

足以和血氣衣服足以適寒溫禮儀足以別貴賤游

處足以發歡欣棺槨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墳墓

足以道記道識其處也不作無補之功辨曰有功無補不為

無益之事故意定而不營氣情氣情不營則耳目殺

聰明不虧衣食足耳目殺衣食足則侵爭不生怨怒

無有上下相親兵刃不用矣

故適身行義儉約恭敬其唯無福禍亦不來矣禍福

乃善驕傲侈泰離度絕理其唯無禍福亦不至矣禍

兩有至是故君子上觀絕理者以自恐也觀絕理者

下觀不及者以自隱也隱度也度紀有不故曰譽不

虛出必出於而患不獨生必生於福不擇家雖賤家

亦來禍不索人雖貴人行惡此之謂也凡此欲令修

時貴以能以所聞瞻察則事必明矣謂耳所聞目所

招禍能以所聞瞻察則事必明矣謂耳所聞目所

是非知此則無事不明矣

故凡治亂之情皆道上始道從也事明則故善者圍

之以害牽之以利有利則害則牽能利害者財多而過寡

矣利害由已則避害而取利夫凡人之情見利莫能

勿就見惡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賈倍道兼行夜以續

日千里而不遠者利在前也疾至則得利故漁人之

入海海深萬仞就彼逆流謂海潮起乘危百里宿夜

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雖千仞之山無所不

上深源之下無所不入焉故善者勢利之在而民自

美安勢利在身則不引而來不煩不擾而

民自富凡此皆勢所致如鳥之覆卵無形無聲而唯見其

成夫勢利致人若鳥之覆卵無形無聲俄見其成也

夫為國之本得天之時而為經經所以得人心而

為紀總之以法令為維綱維綱所以吏為綱綱所以

什伍以為行列行列所以賞誅為文武賞則文繕農

具當器械農具既繕則耕農當攻戰耕農之不息若

推引鈇耨以當劍戟用鈇耨者必相引被囊以當鎧

鑄有鎧雨衣被藉甲周身若褐炙故曰鑄菹笠以當盾

魯取道澤草以為塗若故耕器具則戰器備則備戰

也用農事習則功戰巧矣當春三月穀室燠造

燠謂以火乾也三月之時陽氣盛發易生瘟疫殺木

鑽燧易火行井易水所以去茲毒也則四時易火至春

春時之井又當復行之以易舉春祭塞久禱以魚為

牲以藥為酒相召久禱而未報者當享塞之所以屬

親戚也毋殺畜生毋拊鄉拊謂擊毋伐木毋天英英

草木之初生也毋拊竿竿筴之所以息百長也所以生息賜

鰥寡振孤獨貸無種與無賦所以勸弱民謂勸勉貧

發五正官正也赦薄罪出拘民備仇謂仇御令反去所

以建時功施生殺也謂及時立農功施力為夏賞五

德五德謂五滿爵祿遷官位禮孝弟復賢力所以勸

功也賢而有功復秋行五刑誅大罪所以禁淫邪

止盜賊凡此皆冬收五穀五穀最萬物聚所以內作

民也人有百倍之功故春仁夏忠秋急冬閉仁生者

長者忠也順天之時約地之宜忠人之和忠猶

事和故風雨時五穀實草木美多六畜蕃息國富

兵彊民材而令行人多材藝而順山無煩擾之政外

無疆敵之患也夫動靜順然後和也不失其時然後

富不失其法然後治故國不虛富必不失也民不虛

治必不失法不治而昌不亂而亡自古至今未嘗有

也昌必國理必國也

故國多私勇者其兵弱私勇則怯於吏多私智者其

法亂私智則營也而民多私利者其國貧私利則廢

國故德莫若博厚使民死之博厚則威人賞罰莫若

必成使民信之夫善牧民者非以城郭也輔之以什

司之以伍謂什長伍無非其人選人無非

其望謂寄里無非其家人家其非之故奔亡者無所

匿遷徙者無所容有什伍司之不求而約不召而米

亡徙無所容故民無流亡之意吏無脩道之憂

不求而召謂不亡何故主政可往於民民心可繫於主謂繫

主謂不亡何故

夫法之制民也猶陶之於埴治之於金也若地金之

從陶埴故審利害之所在民之去就如火之於燥濕水

之於高下猶火之燥下夫民之所生衣食也食

之所水生水與土也所以富民有妻食民有率率三十

畝而足於交歲歲無美惡畝取一石則人有三十石

果蔬素食常十石而果蔬不以大化獲批六畜常十石

則人有五十石布帛麻絲旁人奇利未其在中也奇

言不在五十故國有餘藏民有餘食每年人有五

夫鑿鈞者所以多寡也比其鈞平推衡者所以視重

輕也戶籍田結者所以知貧富之不訾也關每戶置

其多少則貧富不故善者必先知其田乃知其人多

則人多田田備然石民可足也

比有天下者以情伐者帝謂深知敵之內以事伐者

王見其於事在以政伐者霸而伐者而謀有功

者五謂計謀可一曰視其所愛以分其威權令敵國

者各權則一人兩心其內必衰也威分則每六各懷

其威分也臣不用其國可危臣既不為君用二曰視其

陰所憎厚其貨賂得情可深以視敵所憎者多與賂令

情身內情外其國可知乃告外其國可知也三曰

聽其淫樂以廣其心心使之聽淫樂遺以竽瑟美人以

塞其內或亂於竽瑟美女則心遺以誦臣文馬以蔽其

外耳或於諱臣目或於文馬外內蔽塞可以成敗外

外耳或於諱臣目或於文馬外內蔽塞可以成敗外

外耳或於諱臣目或於文馬外內蔽塞可以成敗外

蔽塞則理雍而四曰必深親之如與之同生典常也

見也陰內辯士使圖其計與敵國圖計內勇士使高

其氣恃而氣高也內人他國使倍其約絕其使拂其

意更納人之於他國今皆絕是必士鬪兩國相敵必承

其亦既相疑其士必鬪兩國敵則小傷大五曰深察

其謀欲知其謀謹其忠臣欲知其臣揆其所使欲知其

使賢令內不信使有離意內既不信相疑則離氣不

能令必內自賊君臣意離別不可使令忠臣已死故

政可奪人之云亡邦國殄此五者謀功之道也

管子卷第十七

管子卷第十八

入國第五十四

九守第五十五

桓公問第五十六

度地第五十七

唐司空房

玄齡註

劉

績補註

入國第五十四

謂始有國而化

雜篇五

入國四旬五行九惠之教

旬即巡也謂四面五行而施九惠之教

一曰

老老

以養老者

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養疾五曰

合獨六曰問疾七曰通窮八曰振困九曰接絕

所謂老老者凡國都皆有掌老

謂置掌老之官年七十已上

一子無征

不預國之征

三月有饋肉

謂官饋

八十已上二

俱連

子無征月有饋肉九十已上盡家無征日有酒肉死
上共棺擲塲子弟精膳食問所欲求所嗜問老者何所欲求者
其所嗜也嗜此之謂老老

所謂慈幼若凡國都皆有掌幼士民有子子有幼弱

不勝養為累者勝堪也謂不堪自養故為累有三幼者無婦征四

幼者盡家無征五幼又予之葆葆今之葆受二人之食

官給二能事而后止幼者斬長能自營事然后止其養此之謂慈幼

所謂恤孤者凡國都皆有掌孤士人死子孤幼無父

毋所養既無父母又無親也不能自生者屬之其鄉黨知

勝猶瘠也

識故人養一孤者一子無征養二孤者二子無征養

三孤者盡家無征掌孤數行問之必知其食飲飢寒

身之臍駐而哀憐之臍瘦也此之謂恤孤

所謂養疾者凡國都皆有掌養疾聾盲喑啞跛躄瘠

枯擇逸逸若也謂兩手相拱者不耐自生者上收而

養之疾既養之又官而衣食之謂官給殊身而後止

殊銷離也疾離身而後止其養此之謂養疾

所謂合獨者凡國都皆有掌媒夫夫無妻曰鰥婦人

無夫曰寡取鰥寡而合和之予田宅而家室之三年

然後事之謂供國也此之謂合獨

所謂問疾者凡國都皆有掌病士人有病者掌病以

上令問之九十以上日一問八十以上二日一問七十

十以上三日一問衆庶五日一問疾甚者以告上身

問之掌病行於國中以問病為事此之謂問病

所謂通窮者凡國都皆有通窮若有窮夫婦無居處

窮實客絕糧食居其鄉黨以聞者有賞不以聞者有

罰此之謂通窮

所謂振困者歲凶用人嘗厲嘗疾也多死喪施刑罰

赦有罪散倉粟以食之此之謂振困

所謂接絕者士民死上事死戰事使其知識故人受

資於上資謂財用而祠之此之謂接絕也

九守第五十五主位 主明 主與 主賞 主問雜篇六

安徐而靜人居位當安柔節先定以和柔為節先能

虛心平意以待須虛其心平其意以待

石主位人主居位當如此

目貴明耳貴聰心貴智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見也

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聞也以天下之心慮則無不

知也輻湊並進則明不塞矣言聖人不自用其聰明

者為之視聽者為之聽智者為之謀

右主明主明在於用天

聽之術曰勿望而準勿望而許聽言之術必須審察

有所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
許之故或失守或閉

寒高山仰之不可極也深淵度之不可測也不審察

彼所知故戒之當如高山深淵不可極而測之
神明之德正其極也
山既如

則其德配神明而正且

右主聽

用賞者貴誠用刑者貴必刑當信必於耳目之所見

則其所不見莫不聞化矣誠暢乎天地通於神明况

姦偽也既暢天地通於神明故有姦偽必能見之

右主賞

一曰天之二曰地之三曰人之言三才之道幽遠

之行四曰上下左右前後凡此皆利逆順焚惑其慶與

在又須知法

右主問

心不為九竅九竅治心任九竅君不為五官五官治

君臣五官故三官自治之為善者君予之賞為非者君予之罰君

因夫所以未因而予之則不勞矣酬來而不得聖人

因之故能掌之掌主也 因未而賞物 皆屬己故能立之因之修理故能

長久續接所以來謂為善 非用而予之謂賞罰

右主因

人主不可不周周謂謹也人主不周則辟臣下亂則不周

其機事故臣下寂乎其無端也慎密者 當如是外內不通安

知所怨外內不通則事 關閉不開善否無原 既不開

故善之興不不得知其原

右主周

一曰長目二曰飛耳三曰樹明明知千里之外隱微

之中曰動姦姦動則變更矣姦在隱微其理將動 姦既動矣自然變更

右主參

脩名而實實按實而定名名實相生及相為情名實

當則治不當則亂名生於實實生於德德生於理理

生於智智生於當

右督名

柏公問第五十六

雜篇七

齊桓公問管仲曰吾念有而勿失得而勿忘為之有

道乎對曰勿刻勿作時至而隨毋以私好惡害公正

察民所惡以自為戒凡有所惡黃帝立明臺之議者

上觀於賢也堯有衢室之問者下聽於人也舜有告

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建鼓於朝而備訊訊問也

鳴同湯有總街之庭以觀人誹也武王有靈臺之復

而賢者進也復謂也此古聖帝明王所以有而勿失得

而勿忘者也桓公曰吾欲效而為之其名云何對曰

名曰嘖室之議謂議論者曰法簡而易行刑審而不

犯事約而易從求寡而易足人有非上之所過謂之

正士見上有過而非內於嘖室之議納正士之言著

有司執事者咸以厥續技事奉職而不忘焉此嘖

室之事也請以東郭牙為之此人能以正事爭於君

前者也桓公曰善

度地第五十一

雜篇八

昔者桓公問管仲曰寡人請問度地形而為國者其

何如而可管仲對曰夷吾之所聞能為霸王者蓋天

子聖人也故聖人之處國者必於不傾之地言其處

深厚固

原復可者而擇地形之肥饒者鄉山左右經水者澤

其國都或在山左或則內為落渠之為因大川而注

焉謂於都內更為潞水乃以其天材地之所生利養

其人以育六畜天材謂五穀之屬天下之人皆歸其

德而惠其義惠乃別制斷之制之分別其地州者謂之

術地數充為州不滿術者謂之里不成術而餘故百

家為里里十為術術十為州州十為都都十為霸國

不如霸國者國也不成於國者以奉天子諸侯以

奉天子有萬諸侯也其中有公侯伯子男焉天子

中而處此謂因天之固所謂之固歸地之利內

為之城城外為之郭郭外為之土闔謂地高則溝

之下則堤之命之曰金城樹以荆棘上相稽著者所

以為固也轉鈎也謂荆棘歲脩增而毋已時脩增而

無已福及孫子此謂人命萬世無窮之利人君之保

守也謹置國都繕修城郭臣服之以盡忠於君君體

有之以臨天下故能為天下之民先也此宰之任則

臣之義也宰謂執君

故善為國者必先除其五害人乃終身無患害而考

惠焉相公曰願聞五害之說管仲對曰水一害也旱

一害也風霧雹霜一害也厲一害也蟲一害也厲疾

此謂五害五害之屬水最為大五害已除人乃可治

相公曰願聞水害管仲對曰水有大小又有遠近水

之出於山而流入於海者命曰經水言為衆水別於

他水謂從他水分流入於大水及海者命曰枝水言

技山之溝一有水一毋水者命曰谷水水之出於地

水溝流於大水及海者命曰川水出地而不流者命

曰淵水此五水者因其利而往之可也謂因地之勢

因而扼之可也扼塞也恐其洩而不久常有危殆

矣謂卒有暴溢或能漂相公曰水可扼而使東西南

北及高乎管仲對曰可夫水之性以高走下則疾至

於漂石謂能漂而下向高即窒而不行故高其上領

甕之尺有十分之三里滿四十九者水可走也上謂

來處高之者欲注下取勢也領謂甕離也言欲令水

上高必大為甕離私空其中使前後相受以尺為分

每領而有三即長一丈也分之於三里間之每里

乃迂其道而達之以勢行之迂曲也謂下曲水道遠

水之性行至曲必留退滿則後堆前謂水至曲必流

前水則後水推地下則平行地高即控水控謂頰也言杜

曲則擣毀杜猶衝也擣也言水行杜曲激則躍躍

則倚倚多相排也謂前倚則環環則中前後相排則圓流

謂中則涵圓流無所通涵則塞塞則移移則控

控則水妄行水妄行則傷人傷人則困困則輕法輕

法則難治難治則不孝不孝則不臣矣故五害之屬

傷殺之類禍福同矣知備此五者人君天地也所謂

其德相公曰請問備五害之道管子對曰請除五害之說

以水為始請為直水官令習水者為吏大夫大夫佐

各一人率部校長官佐各財足財謂其廩乃取水左右

各一人使為都水匠工為水工令之行水道城郭堤

川溝池官府寺舍及州中當繕治者給卒財足卒謂

治水者財其糧用也令日常以秋歲末之時閱其民閱謂案家

人比地定什伍口數案人比地有十口五別男女大

小其不為者輒免之謂其幼小不在有銅病不可作

者疾之著其名於疾之數可省作者半事之謂疾者

役可以省其半功也并行以定甲士當被兵之數上其都

國力役之際并行視之強壯者預定之以為都以臨

甲士而被兵之數既而上其名籍於國都也都以臨

下視有餘不足之處輒下水官水官亦以甲士當被

兵之數都既臨下水官既得甲士還以購兵數也與

三老里有司伍長行里因父母業行閱其備水之器

謂水官與三老五長等行視其里因以冬無事之時

其家之父母與之閑其備水之器

籠車板築各什六謂什人共貯土車什一雨輦什二

卑輦所以禦雨故曰雨輦食器兩具每人一有之錮藏里中以給

器謂人既得財器常錮藏於後常令水官吏與都

匠因三老里有司伍長案行之常以朔日始出具閱

之取完堅補弊父去苦惡其苦惡者除去之常以冬

少事之時令甲士以更次益薪積之水旁州大夫將

之唯毋後時謂將領之其積薪也以事之已農事既

畢然後其作土也以事未起謂春事未起天地和調日有

長久以此觀之其利百倍故常以母事具器母事用

之水常可制而使毋敗此謂素有備而豫其者也

相公曰當何時作之管子曰春三月天地乾燥水糾

列之時也山川洞落天氣下地氣上萬物交通故事

已新事未起草木莠生可食寒暑調日夜分分之後

夜日盈短晝日盈長利以作土功之事土乃益副令
甲士作堤大水之傍大其下小其上隨水而行地有
不生草者必為之囊大者為之堤小者為之防夾水
四道禾稼不傷歲埤增之柵以剗棘以固其地雜之
以栢楊以備決水民得其饒是謂流膏令下貧守之
往往而為界毋以毋敗當夏三月天地氣壯大暑至
萬物榮華利以疾藉殺草必歲使令不欲擾命曰不長
不利作土功之事放農馬利皆耗十分之五土功不
成管秋三月山川百泉踊降雨下山水出海路距雨

露屬天地湊汐利以疾作收歛毋留一日把百日舖
民毋男女皆行於野不利作土功之事濡濕日生土
弱難成利耗十分之六土功之事亦不立當冬三月
天地閉藏暑雨止大寒起萬物實熟利以填塞空却
繕邊城塗郭術平度量正權衡虛牢獄實稟倉君修
樂與神明相望凡一年之事畢矣舉有功賞賢罰有
罪遷有司之吏而第之不利作土功之事利耗十分
之七土剛不立晝日盈短而夜日盈長利以作室不
利以作堂四時以得四害皆服

桓公曰寡人惇不知四害之服奈何管仲對曰冬作
土功發地藏則夏多暴雨秋霖不止春不收枯骨朽
春伐枯木而去之則夏旱也矣夏有大露原煙噎下
百草人采食之傷人人多疾病而不止民乃恐殆君
令五官之吏與三老里有司伍長行里順之令之家
起火為溫其田及宮中皆蓋井毋令毒下及食器將
飲傷人有下蟲傷禾稼凡天畜害之下也君子謹避
之故不八九死也大寒大暑大風大雨其至不時者
此謂四刑或遇以死或遇以生君子避之是亦傷人

故吏者所以教順也三老有司伍長者所以為率

也五者已具民無願者願也畢矣故常以冬日順三

老里有司伍長以冬賞罰使各應其賞而服其罰五
者不可害則君之法犯矣此示民而易見故民不此
也

桓公曰凡一年之中十二月作土功有時則為之非
其時而敗將何以待之管仲對曰常令水官之吏冬
時行堤防可治者章而上之都都以春少事作之已
作之後常禁行堤有毀作大雨各葆其所可治者趣

治以徒隸給大雨是方可衣者衣之續按衣謂以物覆其上公所謂
之篋衡亦可據者據之終歲以毋敗為效此謂備之
常時福何從來所以然者獨水蒙壤自塞而行者江
河之謂也歲高其堤所以不沒也春冬取土於中秋
夏取土於外濁水入之不能為敗桓公曰善仲父之
語寡人畢矣然則寡人何事乎哉亟為寡人教側臣

管子卷第十八終

管子卷第十九

地員第五十八

弟子職第五十九

唐司空房

玄齡

注

劉

續補註

地員第五十八

地員地高下水

雜篇九

夫管仲之匡天下也其施七尺

施者大尺之名也其長七尺

瀆田

悉從

瀆田謂瀆田而既田悉從也

五種無不宜其立右

而手實

謂立君以上之手也

其木宜玩菴與杜松

二木名也○績按玩恐作梳出豫章魚汁截果及其卯不壞菴律春切恐作輪杜木名詩有秋之杜

草宜楚棘見是土也命之曰五施五七三十五尺而

至於泉謂其地五施每施七尺故呼音中角謂此

澤五施每施七尺故呼音中角其水倉其民彊

赤壚歷強肥歷也五種無不宜其麻白其布黃其

草宜白茅與藿其木宜赤棠見是土也命之曰四施

四七二十八尺而至於泉呼音中商其水白而甘其

民壽

黃堂無宜也唐虛唯宜黍林也宜縣澤常宜縣行膺

落土既虛脆不堪地潤數毀難以立邑置膺其

遇潤則數類毀故其草宜黍林與茅其木宜樵擾桑

又不可立邑置膺也見是土也命之曰三施三七二十一尺

而至於泉呼音中宮其泉黃而糗流徙謂水糗搆之

中而流故曰流徙也

斥埴宜大菽與麥其草宜蕒藿其木宜杞杞木見是

土也命之曰無施二七十四尺而至於泉呼音中羽

其泉鹹水流徙

黑埴宜稻麥其草宜葦菡葦菡草其木宜白棠見是

土也命之曰一施七尺而至於泉呼音中徵其水黑

而苦

凡聽徵如負猪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鳴馬在野凡聽

宮如牛鳴窳中凡聽商如離辟羊凡聽角如雉登木

以鳴音疾以清積按此言呼以聽土地之音皆然也凡將起五音

凡首凡首謂言也先主一而三之四開以合九九三之一而

即四也又旭以是四開合於五音也以是生黃鍾小素之首

以成宮素本宮八十一數之本黃三分而益之以一為

有有八為徵黃鍾之數本八十一益以三分之數不

無有三分而去其乘適足以是生商不無有即有一

也三分百八而去一餘有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羽

三十分七十二而益其一十分三有三分去其乘適足以

是角三分九十六是羽之數有三分去其乘適足以

墳延者六施六七四十二尺而至於泉墳延地類陝

之芳七施七七四十九尺而至於泉祀陝八施八七

五十六尺而至於泉杜陵九施七九六十二尺而至於

於泉延陵十施七十尺而至於泉環陵十一施七十

七尺而至於泉蔓山十二施八十四尺而至於泉付

山十三施九十一尺而至於泉付山白徒十四施九

十八尺而至於泉中陵十五施百五尺而至於泉青

俱連

山十六施百一十二尺而至於泉青龍之所居庚泥

不可得泉庚續其處既有青龍居也赤壤勢山十七

施司續按施吾高也百一十九尺而至於泉其下青商

不可得泉青商神名陞山白壤十八施百二十六尺而

至於泉其下駢石不可得泉言有石駢密徒山十九

施百三十三尺而至於泉其下有灰壤不可得泉高

陵土山二十施百四十尺而至於泉

山之上命之曰懸泉其地不乾其草如茅與走如茅

草其木乃猶搗木名慙之二尺乃至於泉山之上命曰

復呂其草魚腸與藕其木乃柳繫之三尺而至於泉

山之上命之曰泉英其草蘄白昌其木乃楊繫之五尺

而至於泉山之材材猶其草競與薑音其木乃格繫之

二七十四尺而至於泉山之側其草菑與蔓其木乃

品榆繫之三七二十一尺而至於泉

凡草土之道各有殺造謂此地生其草或高或下各

有草木葉下於營葉亦草名唯生葉無莖在營之下

營下於莧莧下於蒲蒲下於葦葦下於萑萑下於蔓

蔓下於莽莽下於蕭蕭下於薜薜下於萑萑音追

作崔下於茅凡彼草物有十二衰衰謂草上下各有相重次也

所歸謂高者生於下

九州之土為九十物每州有常而物有次

群土之長是為五粟五粟之物或赤或青或白或黑

或黃五粟五章五粟之狀淖而不朋朋按朋如別

而不蔽蔽不濇車輪泥濇不汙手足其種大重細重白

莖白秀無不且也五粟之土若在陵在山在隕在行

其陰其陽尽宜桐柞莫不秀長其榆其柳其檟其桑

其柘其櫟其槐其楊群木蕃滋數大條直以長其澤

則多魚牧則宜牛羊其地其樊俱宜竹箭藻鼈櫛檀

五臭生之薜荔白芷檉蕪椒連五臭所被被謂馨寡

疾難老士女皆好其民工巧其泉黃白其人夷始夷

也始好也五粟之土乾而不格格謂堅湛而不澤無

高下菘澤以處言常也是謂粟土粟土之次曰五沃五

沃之物或赤或青或黃或白或黑五沃五物各有異

則五沃之狀剽剽土蟲易全處剽也剽土多窟穴若

多窟故中剽不白下乃以澤既堅密故常潤濕而

地其種大苗細苗菘菘黑秀箭長菘赤也箭長謂

五沃之土若在山在陵在岡若在阪陵之陽其

左其右宜彼群木桐柞扶藪及彼白梓其梅其杏其

桃其李其秀生莖起其棘其棠其槐其楊其榆其桑

其杞其枋群木數大條直以長其陰則生之植梨其

陽則安樹之五麻若高若下不擇疇所其麻大者如

箭如蒂大長以美其細者如蓍如蒸欲有與名大者

不類欲有掩與則以小者則治揣而藏之若衆練絲

言細麻既治揣而藏故若練絲口篇按類當作類此

也五臭疇生疇龍也謂為蓮貞藥蕪葉本白芷其澤

則多魚收則生牛年其泉白其入堅勁寡有疥騷

終無疥醒疥有疥也五沃之土乾而不斥斥為湛而

不澤無高下漘澤以處是謂沃土沃土之次曰五位

五位之物五色雜色英各有異章五位之樹不壩不灰

不壩壩謂堅青恣以蒞謂色青而細密其種大菁無細

菁無棘莖白秀五位之土若在岡在陵在隕在衍在

立在山皆宜竹箭求求也楸檀其山之淺有龍

與斥龍斥並群木安逐條長數大長如易逐荒其桑

其松其杞其茸茸小種木存容榆桃柳棟群藥安生

薑與桔梗小辛大家

人蒙

其山之象

象也

多桔符掄

其山之末有箭與苑其山之傍有彼黃虫及彼白昌

山藜蒿亡群藥安聚以團民殃其林其澆其槐其棟

其梓其穀群木安逐鳥獸安施

施謂有

既有康庶又

且多鹿其泉青黑其人輕直省事少食

言其性麋

高下蕨澤以慶是謂位土位土之次曰五隱五隱之

狀黑土黑苗

苗也

青休以肥芬然若灰

起芬然

其種

編葛其葉黃秀志口

志口謂也

其葉若苑

苑謂結

同以蓄殖果木不若三土

三土

五粟

以十分之二

如其二分餘故此

是謂隱土隱土之次曰五壤五

壤之狀芬然若澤若屯土

言其上得澤則墳起

其種

大水腸細水腸棘莖黃秀以慈忍水旱無不冝也

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二是謂壤土壤土之

次曰五浮五浮之狀捍然如米

捍堅兒其上

以葆澤

不離不圻其種忍隱

隱草名

忍葉如萑葉以長

茸草之狀黃莖黑莖黑秀其粟大無不冝也蓄植果

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二凡上土三十物種十二物

中土曰五恣五恣之狀廩焉如塏

塏也

潤濕以慶其

種大稷細稷其葉美菑莖黃秀慈忍水旱細粟如麻若麻也

蓄植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三志土之次曰五纒

五纒之狀強力剛堅其種大耶耶細耶耶草莖葉如

杖種杖種亦其粟大言其蓄植果木不若三土以十

分之三纒土之次曰五壘壘五壘之狀芬焉若糠以肥

謂其地色其種大荔細荔青莖黃秀蓄殖果木不若

三土以十分之三壘土之次曰五剽剽五剽之狀華然

如芬以脈謂其地色青其種大柜細柜柜黑黑莖青

秀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四剽土之次曰五

沙五沙之狀粟焉如屑塵厲言其地塵之厲厲蹄起也其

種大蕘細蕘蕘草名四月生房久白莖青秀以蔓蓄殖果

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四沙土之次曰五壩五壩之

狀累然如僕累僕附也言其地不忍水旱其種大膠

紀細膠紀木黑莖黑秀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

之四凡中土三十物種十二物

下土曰五猶五猶之狀如糞其種大華細華草白莖

黑秀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五猶土之次曰

五弼五弼之狀如鼠肝其種青梁黑莖黑秀蓄殖果

郭氏山海經傳曰管子說地所宜云其種也郭本膠紀皆以禾

略同培土乾也

亦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五弘土之次曰五殖五殖之

狀甚澤以疏離圻以膠壻其種馬膳草黑實朱附黃

實時也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六五殖之次

曰五穀五穀之狀婁婁然疏也不忍水旱其種大菽

細菽多白實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六穀土

之次曰五鳧五鳧之狀堅而不豁雖堅不豁也其種陵

稻陵稱謂黑鶩馬夫皆草名也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

分之七鳧土之次曰五桀五桀之狀甚鹹以苦其物

為下其種白稻長狹謂稱之形也蓄殖果木不如三土

以十分之七凡下土三十物其種十二物

凡土物九十其種三十六

弟子職第五十九

雜篇十

先生施教弟子是則温恭自虛必虛其心然所受是後有所容也

極極謂原見善從之聞義則服温柔孝悌毋驕恃力

驕而恃力則志無虛邪虛謂行必正直游居有常

就有德顏色整齊中心必式法式夙興夜寐衣帶必飭

朝盥暮習小心翼翼一此不懈是謂學則

少者之事夜寐早作既拚盥漱掃席前曰拚盥執事

有恪攝衣共盥

謂供生也

先生乃作沃盥

謂既

徹也汎拚正席

汎拚謂汎水而拚之

先生乃坐出入恭敬如見

賓客危坐鄉師顏色毋作

作謂變其容兒

受業之紀必由長始者先教也一周則然其餘則否

教一周則從長始一始誦必作其次則已

誦則不至於次凡言與行思中以為紀

此為紀綱然後可與也古之將興者必由此始中必知

然後至就席狹坐則起狹坐之人見後若有賓客

弟子駿作迅起也對客無讓對客而讓則有不足故敬

不敢立禮也應且遂行趨進受命受命所求雖不得必以

反命求雖不得反坐復業若有所疑捧手問之師出

皆起

至於食時先生將食弟子饌饋饋具攝衽盥漱

坐而饋置醬錯食陳膳毋悖凡置彼食鳥獸魚鼈必

先菜羹羹先菜後肉羹中別而細功在醬前

便也其設要方其陳設食器飯是為卒既飯而食

酒右醬左酒右醬皆畢又用酒以醕用漿以漱故言飯

而食終乃言酒漿之誤器具而退捧手而立三飯二

斗二三飯食必左執虛豆右執挾匕故曰挾匕也可續實

按挾猶周還而貳貳謂再益也唯嗜之視曰食盡同噍以齒類

也謂食恩者則以其所盡之類而進曰績按齒次序也如菜肉同尺則先益菜後益肉也周則有

始柄尺不跪是謂貳紀豆有柄長尺則立而進

先生已食弟子乃徹趨走進漱拚前飲祭既席畢掃

飲所祭也

先生有命弟子乃食以齒相要坐必盡席所謂食飯

必捧擘羹不以手當以挾也亦有據膝毋有隱肘隱肘則大伏

也既食乃飽循咩覆手咩口也覆手而循之振衽掃

席謂振其底也已食者作摠衣而降旋而鄉席各徹

其覩如於賓客賓客食畢亦自徹也既徹并器乃還而立并謂

也

凡拚之道實水于盤次用攘臂袂及肘恐濕其袂且

堂上則播灑室中握手堂上寬故播散而灑執箕

膺搯厥中有帚搯舌也既灑水將掃之故執入戶而

立其儀不忒執帚下箕倚于戶側謂倚箕於戶側也拚之

紀必由奧始西南也俯仰磬折拚毋有徹徹動也不得

拚前而退謂從前掃也聚於戶內謂聚於其所掃也坐板

言昭第六十七

雜篇十一

脩身第六十一

雜篇十二

問霸第六十二

雜篇十三

牧民解第六十三

管子解一

管子卷第十九終

管子卷第二十一

形勢解第六十四

唐司空房

玄齡

註

劉

績

補註

形勢解第六十四

管子解二

山者物之高者也。惠者主之高行也。慈者父母之高行也。忠者臣之高行也。孝者子婦之高行也。故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主惠而不解則民奉養。父母慈而不解則子婦順。臣下忠而不解則爵祿至。子婦孝而不解則美名附。故節高而不解則所欲得矣。解則

不得故曰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矣。淵者衆物之所生也。能深而不涸則沈玉至。主者人之所仰而生也。能寬裕純厚而不苛。苛則民人附。父母者子婦之所受教也。能慈仁教訓而不失理則子婦孝。臣下者主之所用也。能盡力事上則當於主。子婦者親之所以安也。能孝弟順親則當於親。故淵涸而無水則沈玉不至。主苛而無厚則萬民不附。父母暴而無恩則子婦不親。臣下墮而不忠則卑辱困窮。子婦不安親則禍憂至。故淵不涸則所欲者至。涸則

沈玉極不至。故曰淵深而不涸則沈玉極。

天覆萬物制寒暑行日月次星辰天之常也。治之以理終而復始。主牧萬民治天下。百官主之常也。治之以法終而復始。和子孫屬親戚。父母之常也。治之以義終而復始。敦敬忠信。臣下之常也。以事其主終而復始。愛親善養。思敬奉教。子婦之常也。以事其親終而復始。故天不失其常則寒暑得其時。日月星辰得其序。主不失其常則群臣得其義。百官守其事。父母不失其常則子孫和順。親戚相睦。臣下不失其常。

則事無過失。而官職政治。子婦不失其常。則長幼理而親睦和。故用常者治。失常者亂。天未嘗變其所以治也。故曰天不變其常。

地生養萬物。地之則也。治安百姓。主之則也。教護家事。父母之則也。正諫死節。臣下之則也。盡力供養。子婦之則也。地不易其則。故萬物生焉。主不易其則。故百姓安焉。父母不易其則。故家事辦焉。臣下不易其則。故主無過失。子婦不易其則。故親養備具。故用則者安。不用則者危。地未嘗易其所以安也。故曰地不

易其則。

春者陽氣始上。故萬物^物生。夏者陽氣畢上。故萬物長。秋者陰氣始下。故萬物收。冬者陰氣畢下。故萬物藏。故春夏生長。秋冬收藏。四時之節也。賞賜刑罰。主之節也。四時未嘗不生殺也。主未嘗不賞罰也。故曰春秋冬夏不更其節也。天覆萬物而制之。地載萬物而養之。四時生長萬物而收藏之。古以至今。不更其道。故曰古今一也。

蛟龍水蟲之神者也。乘於水則神立。失於水則神廢。

人主天下之有威者也。得民則威立。失民則威廢。蛟龍待得水而後立其神。人主待得民而後成其威。故曰蛟龍得水而神可立也。

虎豹獸之猛者也。居深林廣澤之中則人畏其威而載之。人主天下之有勢者也。深居則人畏其勢。故虎豹去其幽而近於人則人得之而易其威。人主去其門而迫於民則民輕之而傲其勢。故曰虎豹託幽而威可載也。

風漂物者也。風之所漂不避貴賤美惡。雨濡物者也。雨之所墮不避小大強弱。風雨至公而無私。所行無常鄉。人雖遇漂濡而莫之怨也。故曰風雨無鄉而怨怒不及也。

人主之所以令則行禁則止者。必令於民之所好而禁於民之所惡也。民之情莫不欲生而惡死。莫不欲利而惡害。故上令於生利人則令行禁於殺害人則禁止。令之所以行者必民樂其成也。而令乃行。故曰貴有以行令也。

人主之所以使下盡力而親上者。必為天下致利除

言也。故德澤加於天下。惠施厚於萬物。父子得以安。群生得以育。故萬民雖盡其力而樂為上用。入則務本。疾作以實倉廩。出則盡節死敵。以安社稷。雖勞苦卑辱而不敢告也。此賤人之所以亡其卑也。故曰賤有以亡卑也。

起居時。飲食節。寒暑適。則身利而壽命益。起居不時。飲食不節。寒暑不適。則形骸累而壽命損。人情而侈則貧。力而儉則富。夫物莫虛至。必有以也。故曰壽夭貧富無徒歸也。法立而民樂之。令出而民銜之。法令之合於民心。如符節之相得。則主尊顯。故曰嚮令者君之尊也。

人主出言順於理。合於民情。則民受其辭。民受其辭。則名聲彰。故曰受辭者名之運也。

明主之治天下也。靜其民而不擾。佚其民而不勞。不擾則民自循。不勞則民自試。故曰上無事而民自試。人主立其度量。陳其分職。明其法式。以蒞其民。而不以言先之。則民脩正。所謂抱蜀者。祠器也。故曰抱蜀不言而廟堂既脩。

將將鴻鵠。貌之美者也。貌美故民歌之。德義者行之美者也。德義美故民樂之。民之所歌樂者美行德義也。而所主鴻鵠有之。故曰鴻鵠將將維民歌之。

濟濟者誠在事斷也。多士者多長者也。周文王誠在事斷故國治。其群臣明理以佐主故主明。主明而國治。竟內被其利澤。殷民舉首而望文王。願為文王臣。故曰濟濟多士。殷民化之。

紂之為主也。勞民力奪民財。危民死。寃暴之令加於百姓。瘖毒之使施於天下。故大臣不親小民。疾怨天下。畔之而願為文王臣者。紂自取之也。故曰紂之失也。

無儀法程式。蜚搖而無所定。謂之蜚蓬之問。蜚蓬之問。明主不聽也。無度之言。明主不許也。故曰蜚蓬之問。不在所賓。道行則君臣親。父子安。諸生育。故明主

之務務在行道。不顧小物。物者也。故曰集道。行不顧。明主之動靜得理義。號令順民心。誅殺當其罪。賞賜

當其功。故雖不用犧牲珪璧禱於鬼神。助之天地與之。奉事而有福。亂主之動作失義理。號令逆民心。誅

殺不當其罪。賞賜不當其功。故雖用犧牲珪璧禱於鬼神，不助天地，不與舉事，有禍。故曰犧牲珪璧不足，以享鬼神。

主之所以為功者，富強也。故國富兵強，則諸侯服其政，鄰敵畏其威。雖不用寶幣，事諸侯，諸侯不敢犯也。主之所以為罪者，貧弱也。故國貧兵弱，戰則不勝，守則不固。雖出名器重寶，以事鄰敵，不免於死亡之患。故曰主功有素寶幣，奚為。

謂古之善射者也。調和其弓矢而堅守之，其操弓也。審其高下有必中之道，故能多發而多中。明主猶羿也。平和其法，審其處置而堅守之，有必治之道，故能多舉而多當。道者，羿之所以必中也。主之所以必治也。射者，乃弦發矢也。故曰羿之道非射也。造父善馭馬者也。善視其馬，節其飲食，度量馬力，審其足走，故能取遠道而馬不能。明主猶造父也。善治其民，度量其力，審其技能，故立功而民不困傷。故術者，造父之所以取遠道也。主之所以立功名也。馭者，操轡也。故曰造父之術非馭也。

奚仲之為車器也。方圓曲直皆中規矩鈎繩。故機旋相得用之。牢利成器堅固。明主猶奚仲也。言辭動作皆中術數。故衆理相當。上下相親。巧者奚仲之所以為器也。主之所以治也。斲削者斤刃也。故曰奚仲之巧非斲削也。

民利之則來。害之則去。民之從利也如水。走下於四方無擇也。故欲來民者先起其利。雖不召而民自至。設其所惡。雖召之而民不來也。故曰召遠者使無為焉。

蒞民如父母則民親愛之。道之純厚。遇之真實。雖不言曰吾親民而民親矣。蒞民如仇讎則民踈之。道之不厚。遇之無實。詐偽並起。雖言曰吾親民而民不親也。故曰親近者言無事焉。

明主之使遠者來而近者親也。為之在心。所謂夜行者心行也。能心行德則天下莫能與之爭矣。故曰唯夜行者獨有之也。

為主而賊為父母而暴為臣下而不忠為子婦而不孝。四者人之大失也。大失在身雖有小善不得為賢。

另起

另起

所謂平原者下澤也。雖有小封不得為高。故曰平原之隰。美有於高。為主而惠為父母而慈為臣。下而忠為子婦而孝。四者人之高行也。高行在身。雖有小過不為不肖。所謂大山者山之高者也。雖有小隈不以為深。故曰大山之隈。美有於深。毀譽賢者之謂譽。推譽不肖之謂毀。譽警警之人得用。則人主之明蔽而毀譽之言起。任之大事則事不成而禍患至。故曰警警之人勿與任大。

明主之慮事也。為天下計者謂之讒臣。讒臣則海內被其澤。澤布於天下。後世享其功。功久遠而利愈多。故曰讒臣者可與遠舉。

聖人擇可言而后言。擇可行而后行。偷得利而後有言。偷得樂而後有憂者。聖人不為也。故聖人擇言必顧其憂。故曰顧憂者可與致道。

小人者枉道而取容。適主意而偷說。備利而偷得。如此者其得之雖速。禍患之至亦急。故聖人去而不用也。故曰其計也速而憂在近者。往而勿召也。舉一而為天下長利者謂之舉長。舉長則被其利者

衆而德義之所見遠。故曰舉長者可遠見者也。
天之裁大故能兼覆萬物。地之裁大故能兼載萬物。
人主之裁大故容物多而衆人得比焉。故曰裁大者
衆之所比也。

貴富尊顯民歸樂之人主莫不欲也。故欲民之懷樂
已者必服道德而勿厭也。財民懷樂之故曰美人之
懷定服而勿厭也。

聖人之求事也先論其理義計其可否。故義則求之
不義則止。可則求之不可則止。故其所得事者常為
身寶。小人之求事也不論其理義不計其可否。不義
亦求之不可亦求之。故其所得事者未嘗為賴也。故
曰必得之事不足賴也。

聖人之諾已也先論其理義計其可否。義則諾不義
則已。可則諾不可則已。故其諾未嘗不信也。小人不
義亦諾不可亦諾。言而必諾故其諾未必信也。故曰
必諾之言不足信也。

謹於一家則立於一家。謹於一鄉則立於一鄉。謹於
一國則立於一國。謹於天下則立於天下。是故其所

謹者小則其所立亦小。其所立亦大。故曰小謹者不大立。

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山不離土故能成其高。明主

不厭人故能成其衆。士不厭學故能成其聖。養養者

多所惡也。諫者所以安主也。食者所以肥躰也。主惡

諫則不安。人養食則不肥。故曰養食者不肥躰也。

言而語道德忠信孝弟者此言無棄者。天公平而無

私故美惡莫不覆地公平而無私故小大莫不載。無

棄之言公平而無私故言不肖莫不用。故無棄之言

者參伍於天地之無私也。故曰有無棄之言者必參

之於天地也。

明主之官物也。任其所長不任其所短。故事無不成

而功無不立。亂主不知物之各有所長所短也。而責

必備。夫慮事定物辨明禮義人之所長而上螻蟻之所

短也。緣高出險螻蟻之所長而人之所短也。螻蟻之

所長責人故其令廢而責不塞。故曰墜岸三仞人之

所大難也。而螻蟻飲焉。

明主之舉事也。任聖人之慮用衆人之力而不自與

焉。故事成而福生。亂主自智也。而不因。聖人之慮。矜奮自功。而不因衆人之力。專用已。而不聽正諫。故事敗而禍生。故曰伐矜好專。舉事之禍也。馬者所乘以行野也。故雖不行於野。其養食馬也。未嘗解惰也。民者所以守戰也。故雖不守戰。其治養民也。未嘗解惰也。故曰不行其野。不違其馬。天生四時。地生萬財。以養萬物。而無取焉。明主配天地者也。教民以時。勸之以耕織。以厚民養。而不伐其功。不私其利。故曰能予而無取者。天地之配也。

另起

另起

解惰簡慢以之事主。則不忠。以之事父母。則不孝。以之起事。則不成。故曰怠倦者不及。以規矩為方圓。則成。以尺寸量長短。則得。以法數治民。則安。故事不廣於理者。其成若神。故曰無廣者疑神。可續按謂探其要而不泛求也事主而不尽力。則有刑。事父母而不尽力。則不親。受業問學而不加務。則不成。故朝不勉力。務進夕無見功。故朝忘其事。夕失其功。中情信誠。則名譽美矣。脩行謹敬。則尊顯附矣。中無情實。則名聲惡矣。脩行慢易。則污辱生矣。故曰邪氣

襲內正色乃哀也。

為人君而不明君臣之義以正其臣則臣不知為臣之理以事其主矣。故曰君不君則臣不臣。

為人父而不明父子之義以教其子而整齊之則子不知為人子之道以事其父矣。故曰父不父則子不子。

君臣親上下和萬民輯。故主有令則民行之上有禁則民不犯。君臣不親上下不和萬民不輯。故令則不行禁則不止。故曰上下不和令乃不行。

言辭信動止莊衣冠正則臣下肅言辭慢動作虧衣冠惰則臣下輕之。故曰衣冠不正續按則賓者不肅。

儀者萬物之程式也。法度者萬民之儀表也。禮儀者尊卑之儀表也。故動有儀則令行無儀則令不行。故曰進退無儀則政令不行。

人主者溫良寬厚則民愛之。整齊嚴莊則民畏之。故民愛之則親畏之則用。夫民親而為用。主之所急也。故曰且懷且威則君道備矣。

人主能安其民則事其主如事其父母。故主有憂則憂之。有難則死之。主視民如土則民不為用。主有憂則不憂。有難則不死。故曰。宴樂之則莫哀之。莫生之則莫死之。

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衰者。上之所以加施於民者厚也。故上施厚則民之報上亦厚。上施薄則民之報上亦薄。故薄施而厚責。君不能得之於臣。父不能得之於子。故曰。往者不至。來者不極。

道者。扶持衆物。使得生育而各終其性命者也。故或以治鄉。或以治國。或以治天下。故曰。道之所言者一也。而用之者異。

聞道而以治一鄉。親其父子。順其兄弟。正其習俗。使民樂其上。安其土。為一鄉主幹者。鄉之人也。故曰。有聞道而好為鄉者。一鄉之人也。

民之從有道也。如飢之先食也。如寒之先衣也。如暑之先陰也。故有道則民歸之。無道則民去之。故曰。道往者。其人莫來。道來者。其人莫往。

道者。所以變化身而之正理者也。故道在身則言自

順行自正事君自忠事父自孝遇人自理故曰道之所設身之化也。

天之道滿而不溢盛而不衰明主法象天道故貴而不驕富而不奢行理而不惰故能長守貴富久有天

下而不失也故曰持滿者與天。

明主救天下之禍安天下之危者也夫救禍安危者必待萬民之為用也而后能為之故曰安危者與人民地大國富民衆兵強此盛滿之國也雖已盛滿無德厚以安之無度數以治之則國非其國而民非其民也故曰失天之度雖滿必涸。

臣不親其主百姓不信其吏上下離而不和故雖自安必且危之故曰上下不和雖安必危。

主有天道以禦其民則民一心而奉其上故能貴富而久王天下失天之道則民離畔而不聽從故主危而不得久王天下故曰欲王天下而失天之道天下不可得而王也。

人主務學術數務行正理則化變日進至於大功而愚人不知也亂主淫佚邪枉日為無道至於滅亡而

不自知也。故曰莫知其為之。其功既成莫知其釋之也。歲之而無形。釋之。經作莫知其無形。

古者三王五伯皆人主之利天下者也。故身貴顯而子孫被其澤。桀紂幽厲皆人主之害天下者也。故身困傷而子孫蒙其禍。故曰疑今者察之古。不知來者視之往。

神農教耕生穀以致民利。禹身決瀆斬高橋下以致民利。湯武征伐無道誅殺暴亂以致民利。故明王之動作雖異其利民同也。故曰萬事之任也異趣而同歸古今一也。

棟生橈不勝任則屋覆而人不怨者。其理然也。弱子慈母之所愛也。不以其理動者下瓦則慈母答之。故

以其理動者雖覆屋不為怨。不以其理動者下瓦必

答。故曰生棟覆屋怨怒不及弱子。下瓦慈母操筆。行天道出公理。則遠者自親。廢天道行私為。則子母

相怨。故曰天道之極遠者自親。人事之起近親造怨。古者武王地方不過百里。戰卒之衆不過萬人。然能

戰能攻取立為天子。而世謂之聖王者。知為之之術。

另起

也。桀紂貴為天子，富有海內，地方甚大，戰卒甚衆，而身死國亡，為天下僂者，不知為之之術也。故能為之則小，可為大，賤可為貴，不能為之則雖為天子，人猶奪之也。故曰：巧者有餘而拙者不足也。

明主上不逆天，天下不墮地，故天予之時，地生之財，亂主上逆天，道下絕地理，故天不予時，地不生財。故曰：其功順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違之。

古者武王，天之所助也；故雖地小而民少，猶之為天子也。桀紂，天之所違也；故雖地大，民衆猶之困辱而

死亡也。故曰：大之所助，雖小必大；天之所違，雖成必敗。

與人交多詐偽，無情實，偷取一切，謂之烏集之交。烏集之交，初雖相驩，後必相咄。故曰：烏集之交，雖善不親。

聖人之與人，為結也。上觀其事，君也；內觀其事，親也。必有可知之理。然後約結，約結而不襲於理，後必相信。故曰：不重之結，雖固必解；道之用也。貴其重也。明主與聖人謀，故其謀得與之舉事，故其事成。亂主

與不肖者謀故其計失與之舉事故其事敗夫計失而事敗此與不可之罪故曰毋與不可。

明主度量人力之所能為而後使焉故令於人之所能為則令行使於人之所能為則事成亂主不量人力令於人之所不能為故其令廢使於人之所不能為故其事敗夫令出而廢舉事而敗此強不能之罪也故曰毋強不能。

狂惑之人告之以君臣之義父子之理貴賤之分不信聖人之言也而反害傷之故聖人不告也故曰毋告不知。

與不肖者舉事則事敗使於人之所不能為則令廢告狂惑之人則身害故曰與不可強不能告不知謂之勞而無功。

常以言翹明其與人也其愛人也其有德於人也以此為友則不親以此為交則不結以此有德於人則不報故曰見與之友幾於不親見愛之交幾於不結見施之德幾於不報四方之所歸心行者也。

明主不用其智而任聖人之智不用其力而任衆人

之力。故以聖人之智思慮者無不知也。以衆人之力起事者無不成也。能自去而因天下之智力則身逸而福多。亂主獨用其智而不任聖人之智獨用其力而不任衆人之力。故其身勞而禍多。故曰獨任之國勞而多禍。

明主內行其法度外行其理義。故鄰國親之與國信之。有患則鄰國憂之。有難則鄰國救之。亂主內失其百姓外不信於鄰國。故有患則莫之憂也。有難則莫之救也。外內皆失。孤特而無黨。故國弱而主辱。故曰

另起

獨國之君卑而不成。明主之治天下也必用聖人而後天下治。婦人之求夫家也必用媒而后家事成。故治天下而不用聖人則天下乖亂而民不親也。求夫家而不用媒則身醜耻而人不信也。故曰自媒之女醜而不信。

另起

明主者人未之見而有親心焉者。有使民親之之道也。故其位安而往之。故曰未之見而親焉可以往矣。堯舜之明主也。天下推之而不倦譽之而不厭久遠而不忘者。有使民不忘之道也。故其位安而民來

之故曰遠而不忘焉。可以來矣。暹
日月昭察萬物者也。天多雲氣蔽蓋者衆。則日月不
明。人主猶日月也。群臣多姦立私以擁蔽主。則主不
得昭察其臣下。臣下之情不得上通。故奸邪日多而
人主愈蔽。故曰日月不明天不易也。
山物之高者也。地險穢不平易。則山不得見。人主猶
山也。左右多黨比周以壅其主。則主不得見。故曰山
高而不見地不易也。
人主出言不遂於民心。不悖於理義。其所言足以安

天下者也。人唯恐其不復言也。出言而離父子之親
疏。君臣之道。害天下之衆。此言之不可復者也。故明
主不言也。故曰言而不可復者。君不言也。
人主身行方正。使人有禮。遇人有信。行發於身而為
天下法式者。人唯恐其不復行也。身行不正。使人暴
虐。遇人不信。行發於身而為天下笑者。此不可復之
行。故明主不行也。故曰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
言之不可復者。其言不信也。行之不可再者。行賊暴
也。故言而不信。則民不附。行而賊暴。則天下怨。民不

附服天下怨。此滅亡之所從生也。故明主禁之。故曰凡言之不可復行之不可再者有國者之大禁也。

管子卷第二十終

管子卷第二十一

立政九敗解第六十五

版法解第六十六

明法解第六十七

臣乘馬第六十八

乘馬數第六十九

問乘馬第七十

唐國房

玄齡

註

劉

績

補註

立政九敗解第六十五

管子解三

人君唯毋聽寢兵。則群臣有莫敢言兵。然則內之不知國之治亂。外之不知諸侯強弱。如是則城郭毀壞。莫因築補甲兵。彫莫之脩繕。如是則守圉之備毀矣。遠遠之地。謀邊竟之士。脩百姓無圉敵之心。故曰寢兵之說。勝則險阻不守。

人君唯毋聽兼愛之說。則視天下之民如其民。視國如吾國。如是則無并無攘奪之心。無覆軍敗將之事。然則射御勇力之士不厚祿。覆軍敗將之臣不責爵。如是則射御勇力之士出在外矣。我能毋攻人可也。不能令人毋攻我。彼國地而予之。非吾所欲也。不予而與戰。必不能勝也。彼以教士。我以毆衆。彼以良將。我以無能。其敗必覆軍。故曰兼愛之說。勝則士卒不戰。

人君唯毋好全生。則群臣皆全其生而生。又養生養生何也。曰滋味也。聲色也。然後為養生。然則後欲妄行。男女無別。反於禽獸。然則禮義廉耻不立。人君無以自守也。故曰全生之說。勝則廉耻不立。

人君唯毋聽私議自貴。則民退靜。隱伏窟穴。就山。非世間上輕爵祿而賤有司。然則令不行。禁不止。故曰私議自貴之說。勝則上令不行。

人君唯毋好金玉貨財。必欲得其所好。然則必有以易之。接易謂易金玉也。所以易之者何也。大官尊位不然則尊爵重祿也。如是則不肖者在上位矣。然則賢

者不為力下智者不為謀信者不為約勇者不為死如是則破國而捐之也故曰金玉貨財之說勝則爵服下流

人君唯毋聽群徒比周則群臣朋黨蔽美揚惡然則國之情偽不見於上如是則朋黨者處前寡黨者處後夫朋黨者處前賢不肖不分則爭奪之亂起而君在危殆之中矣故曰群徒比周之說勝則賢不肖不分

人君唯毋聽觀樂玩好則敗凡觀樂者宮室臺池珠玉聲樂也此皆費財尽力傷國之道也而以此事君者皆姦人也而人君聽之焉得無敗然則府倉虛蓄積竭且姦人在上則壅遏賢者而不進也然則國適有患則優倡侏儒起而議國事矣是破國而捐之也故曰觀樂玩好之說勝則姦人在上位

人君唯毋聽請謁任舉舉則群臣皆相為請然則請謁得於上黨與成於鄉如是則貨財行於國法制廢於官群臣務佞而求用然則無爵而貴無祿而富故曰請謁任舉之說勝則繩墨不正

人君唯毋聽諂諛飾過言之。則敗矣。以知其然也。夫諂臣者常使其主不悔其過不更其失者也。故主惑而不自知也。如是則謀臣死而諂臣尊矣。故曰諂諛飾過之說勝則巧佞者用。

版法解第六十六

管子解四

版法者法天地之位象四時之行以治天下四時之行有寒有暑聖人法之故有文有武天地之位有前有後有左有右聖人法之以建經紀春生於左秋殺於右夏長於前冬藏於後生長之事文也收藏之事武也是故文事在左武事在右聖人法之以行法令以治事理凡法事者操持不可以不正操持不正則聽治不公聽治不公則治不盡理事不盡應治不盡理則疏遠微賤者無所告誦事不盡應則功利不盡舉功利不盡舉則國貧疏遠微賤者無所告誦則下饒故曰凡將立事正彼天植天植者心也天植正則不私近親不孽踈遠不私近親不孽踈遠則無遺利無隱治無遺利無隱治則事無不舉物無遺者欲見天心明以風雨故曰風雨無違遠近高下各得其嗣

萬物尊天而貴風雨所以尊天者為其莫不受命焉也所以貴風雨者為其莫不待風而動待雨而濡也若使萬物釋天而更有所受命釋風而更有所仰動釋雨而更有所仰濡則無為尊天而貴風雨矣今人君之所尊安者為其威立而令行也其所以能立威行令者為其威利之操莫不在君也若使威利之操不專在君而有所分散則君日益輕而而威利日衰侵暴之道也故曰三經既飾君乃有國

乘夏方長審治刑賞必明經紀陳義設法斷事以理

虛氣平心乃去怒喜若倍法棄令而行怒幸禍亂乃生上位乃殆故曰喜無以賞怒無以殺喜以賞怒以殺怨乃起令乃廢驟令而不行民心乃外外之有徒禍乃始牙衆之所忿寡不能圖

冬既閉藏百事盡止往事畢登來事未起一方冬無事慎觀終始審察事理事有先易而後難者有始不足見而終不可及者此常利之所以不舉事之所以困者也事之先易者人輕行之人輕行之則必用難成之事始不足見者人輕棄之人輕棄之則必失不可

連

及之功夫數困難成之事而時失不可及之功衰耗之道也是故明君審察事理慎觀終始為必知其所成成必知其所用用必知其所利害為而不知所成成而不知所用用而不知所利害謂之妄舉妄舉者其事不成其功不立故曰舉所美必觀其所終廢所惡必計其所窮。

凡人君者欲民之有禮義也夫民無禮義則上下亂而貴賤爭故曰慶勉敦敬以顯之富祿有功以勸之爵貴有名以休之。

凡人君者欲衆之親上鄉意也欲其從事之勝任也而衆者不愛則不親不親則不明按此五字疑衍不教順則

不鄉意是故明君兼愛以親之明教順以道之便其勢利其備愛其力而勿奪其時以利之如此則衆親上鄉意從事勝任矣故曰兼愛無遺是為君心必先順教萬民鄉風旦暮利之衆乃勝任。

連

治之本二一曰人二曰事人欲必用事欲必工人有逆順事有稱量人心逆則人不用事失稱量則事不立事不立則傷人不用則怨故曰取人以已成事以

連

連

質

成事以質者用稱量也取人以已者度怒而行也度怒者度之於已也已之所不安勿施於人故曰審用財慎施報察稱量故用財不可以畜用力不可以苦用財畜則費用力苦則勞矣

奚以知其然也用力苦則事不工事不工而數復之故曰勞矣用財畜則不當人心不當人心則怨起用財而三怨故曰費怨起而不復及衆勞而不得息則必有崩^地堵^壞之心故曰民不足令乃辱民苦殃令不行施報不得禍乃始昌禍昌而不悟民乃自圖

凡國無法則衆不知所為無度則事無機有法不正有彥不直則治辟治辟則國亂故曰正法直度罪殺不赦殺僂必信民畏而懼武威既明令不再行

凡民者莫不惡罰而畏罪是以人君嚴教以示之明刑罰以致之故曰頸卒^台怠倦以辱之罰罪有過以懲之殺僂犯禁以振之

治國有三器亂國有六攻明君能勝六攻而立三器則國治不肖之君不能勝六攻而立三器故國不治

三器者何也曰號令也斧鉞也祿賞也六攻者何也
親也貴也貨也色也巧佞也玩好也三器之用何也
曰非號令無以使下非斧鉞無以畏衆非祿賞無以
勸民六攻之敗何也曰雖不聽而可以得存雖犯禁
而可以得免雖無功而可以得富夫國有不聽而可
以得存者則號令不足以使下有犯禁而可得免者
則斧鉞不足以畏衆有無功而可以得富者則祿賞
不足以勸民號令不足以使下斧鉞不足以畏衆祿
賞不足以勸民則人君無以自守也然則明君柰何
明君不為六者變更號令不為六者疑錯斧鉞不為
六者益損祿賞故曰植固而不動竒邪乃恐竒革邪
化令徃民移

凡人君者覆載萬民而兼有之燭臨萬族而事使之
是故以天地日月四時為主為質以治天下天覆而
無外也其德無所不在地載而無棄也安固而不動
故莫不生殖聖人法之以覆載萬民故莫不得其職
姓得其職姓則莫不為用故曰法天合德象地無親
日月之明無私故莫不得光聖人法之以燭萬民故

連

能審察則無遺善無隱姦無遺善無隱姦則刑賞信必刑賞信必則善勸而姦正故曰參於日月。四時之行信必而著明聖人法之以事萬民故不失時功故曰伍於四時。

凡衆者愛之則親利之則至是故明君設利以致之明愛以親之徒利而不愛則衆至而不親徒愛而不利則衆親而不至愛施俱行則說君臣說朋友說兄弟說父子愛施所施設四固不能守故曰說在愛施

續按當作
說在愛施

凡君所以有衆者愛施之德也愛有所移利有所并則不能盡有故曰有衆在廢私

愛施之德雖行而無私內行不脩則不能朝遠方之君是故正君臣上下之美飾父子兄弟夫妻之義飾男女之別別疏數之差使君德臣忠父慈子孝兄愛弟敬禮義彰明如此則近者親之遠者歸之故曰召遠在脩近

連
另起

閉禍在除怨非有怨乃除之所事之地常無怨也免禍亂之所生生於怨怨各所生生於非理是以明

君之事衆也必經使之必道施報必當出言必得刑
罰必理如此則衆無鬱怨之心無憾恨之意如此則
禍亂不生上位不殆故曰閉禍在除怨也。

凡人君所以尊安者賢佐也佐賢則君尊國安民治
無佐則君卑國危民亂故曰脩長在乎任賢。

凡人者莫不欲利而惡害是故與天下同利者天下
持之擅天下之利者天下謀之天下所謀雖立必壞

天下所持雖高不危故曰與高在乎同利。

凡所謂能以所不利利人者舜是也舜耕歷山陶河

連

濱漁雷澤不取其利以教百姓舉利之此所謂
能以所不利利人者也所謂能以所不有予人者武
王是也武王伐紂士卒往者人有書社入殷之日決
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殷民大說此所謂能以不有
予人者也

相公謂管子曰今子教寡人治天合德合德長久合
德而兼覆之則萬物受命參地無親無親安固無親
而兼載之則諸生皆殖參於日月無私葆光無私而
兼照之則美惡不隱然則君子之為身無好無惡然

已乎管子對曰不然夫學者所以自化所以自撫故
君子惡稱人之惡惡不忠而怨妬惡不公議而名當
稱惡不位下而位上惡不親外內而放此五者君子之
所恐行而小人之所以亡况人君乎

明法解第六十七

管子解五

明主者有術數而不可欺也審於法禁而不可犯也
察於分職而不可亂也故群臣不敢行其私貴臣不
得蔽其賤近者不得塞遠孤寡老弱不失其所職意
內明辯而不相踰越此之謂治國故明法曰所謂
國者主道明也

明主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私術者下之所以侵
上亂主也故法廢而私行則人主孤特而獨立人臣
群黨而成朋如此則主弱而臣強此之謂亂國故明
法曰所謂亂國者臣術勝也

明王在上位有必治之勢則群臣不敢為非是故群
臣之不敢欺主也非愛主也以畏主之威勢也百姓
之爭用非以愛主也以畏主之法令也故明主操必
勝之數以治必用之民處必尊之勢以制必服之臣

故令行禁止主尊而臣卑故明法曰尊君卑臣非計親也以勢勝也

明主之治也縣爵祿以勸其民民有利於上故主有以使之立刑罰以威其下下有畏於上故主有以牧之故無爵祿則主無以勸民無刑罰則主無以威衆故人臣之行理奉命者非以愛主也且以就利而避害也百官之奉法無姦者非以愛主也欲以愛爵祿而避罰也故明法曰百官論職非惠也刑罰必也人主者擅生殺處威勢操令行禁止之病柄以御其群

另起

臣此主道也人臣者處卑暗奉主令守本任治分職此臣道也故主行臣道則亂臣行主道則危故上下無分君臣共道亂之本也故明法曰君臣共道則亂人臣之所以畏恐而謹事主者以欲生而惡死也使人不欲生不惡死則不可得而制也夫生殺之柄專在大臣而主不危者未嘗有也故治亂不以法斷而決於重臣生殺之柄不制於主而在羣下此寄生之主也故人主專以其威勢予人則必有劫殺之患專以其法制予人則必有亂亡之禍如此者亡主之道

也故明法曰專授則失

凡為主而不得行其令廢法而恣羣臣威嚴已廢權勢已奪令不得出羣臣弗為用百姓弗為使竟內之衰不制則國非其國而民非其民如此者滅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令不出謂之滅

明主之道卑賤不待尊貴而見大臣不因左右而進百官條通羣臣顯見有罰者主見其罪有賞者主知其功見知不悖賞罰不差有不敵之術故無壅遏之患亂主則不然法令不得至於民疏遠隔閉而不得

聞如此者壅遏之道也故明法曰令出而留謂之壅

可按經作
出而道留

人臣之所以乘而為姦者擅主也臣有擅主者則主令不得行而下情不上通人臣之力能隔君臣之間而使美惡之情不揚聞禍福之事不通徹人主迷惑而無從悟如此者塞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下情不上通謂之塞情按經作下

明主者兼聽獨斷多其門戶羣臣之道下得明上賤得言貴故姦人不敢欺亂主則不然聽無術教斷事

不以參伍故無能之士上通邪枉之臣專國主明蔽而聰塞忠臣之欲謀諫者不得進如此者侵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下情上而道止謂之侵

人主之治國也莫不有法令賞罰具故其法令明而賞罰之所立者當則主尊顯而姦不生其法令逆而賞罰之所立者不當則羣臣立私而壅塞之朋黨而劫殺之故明法曰滅塞侵壅之所生從法之不立也法度者主之所以制天下而禁姦邪也所以牧領海內而奉宗廟也私意者所以生亂長姦而害公正也

另起

所以壅蔽失正而危亡也故法度行則國治私意行則國亂明主雖心之所愛而無功者不賞也雖心之所憎而無罪者弗罰也案法式而驗得失非法度不留意焉故明法曰先王之治國也不滯意於法之外明主之治國也案其當宜行其正理故其當賞者群臣不得辭也其當罰者羣臣不敢避也夫賞功誅罪所以為天下致利除害也章茅弗去則害禾穀盜賊弗誅則傷良民夫舍公法而行私惠則是利姦邪而長暴亂也行私惠而賞無功則是使民偷幸而望於

上也行私惠而赦有罪則是使民輕上而易為非也
夫舍公法用私惠明主不為也故明法曰不為惠於
法之內

凡人主莫不欲其民之用也使民用者必法立而令
行也故治國使衆莫如法禁淫止暴莫如刑故貧者
非不欲奪富者財也然而不敢者法不使也強者非
不能暴弱也然而不敢者畏法誅也故百官之事案
之以法則姦不生暴慢之人誅之以刑則禍不起羣
臣並進策之以數則私無所立故明法曰動無非法
者所以禁過而外也

人主之所以制臣下者威勢也故威勢在下則主制
於臣威勢在上則臣制於主主敵主者非塞其門守
其戶也然而令不行者不止於此欲不得者失其威勢
也故威勢獨在於主則羣臣畏敬法政獨出於主則
天下服聽故威勢分於臣則令不行法政出於臣則
民不聽故明主之治天下也威勢獨在於主而不與
臣共法政獨制於主而不從臣出故明法曰威不兩
錯政不二門

連

明主者一度。量立表，倣而堅守之。故令下而民從法者，天下之程式也。萬事之儀表也。吏者民之所懸命也。故明主之治也，當於法者賞之，違於法者誅之。故以法誅罪，則民就死而不怨；以法賞功，則民受賞而無德也。此以法舉錯之功也。故明法曰：以法治國，則舉錯而已。

明主者有法度之制，故群臣皆出於方正之治，而不敢為姦。百姓知主之從事於法也，故吏之所使者有法，則民從之；無法，則止。民以法與吏相距，下以法與

上從。事故詐偽之人不得欺其主，嫉妬之人不得用其賊心，諛諛之人不得施其巧。千里之外不敢擅為非故。明法曰：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詐偽。

權衡者所以起輕重之數也。然而人不事者，非心惡利也。權不能為之多少，其數而衡不能為之輕重，其量也。人知事權衡之無益，故不事也。故明主在上位，則官不得枉法，吏不得為私。民知事吏之無益，故財貨不行於吏。權衡平正而待物，故姦詐之人不得行其私。故明法曰：權衡之稱者，不可欺以輕重。

尺寸尋丈者所以得短長之情也故以尺寸量短長則萬舉而萬不失矣是故尺寸之度雖富貴衆強不為益長雖貧賤卑辱不為損短公平而無所偏故姦詐之人不能誤也故明法曰有尋丈之數者不可差以長短

國之所以亂者廢事情而任非譽也故明主之聽也言者責之以其實譽者試之以其官言而無實者誅吏而亂官者誅是故虛言不敢進不肖者不敢出官亂主則不然听言而不督其實故群臣以虛譽進

其黨任官而不責其功故愚汗之吏在庭如此則群臣相推以羨名相假以功伐務多其交伎而不為主用故明法曰主釋法以奢進能則臣離上而不比周矣以黨幸官則民務交而不求用矣

亂主不察臣之功勞譽衆者則賞之不審其罪過毀衆者則罰之如此者則邪臣無功而得賞忠正無罪而有罰故功多而無賞則臣不務及力行正而有罰則賢聖無從竭能行貨財而得爵祿則汗辱之人在官寄託之人不肖而位尊則民倍公法而趨有勢如

此則慙愿之人失其職而廉潔之吏失其治故明法
曰官之失其治者也是主以吝為賞而以毀為罰也

平吏之治官也行法而無私則姦臣不得其利焉此
姦臣之所務傷也人主不參驗其罪過以無實之言

誅之則姦臣不能無事貴重而求推吝以避刑罰而

受祿賞焉故明法曰喜賞惡罰之人離公道而行私

迹矣

姦臣之敗其主也積漸積微使主迷惑而不自知也

上則相為候望於主下則買譽於民譽其黨而使主

尊之毀不譽者而使主廢之其所利害者主聽而行

之如此則群臣皆忘主而趨私佞矣故明法曰比周

以相為慝是故忘主私佞以進其譽後交

主無術數則群臣易欺之國無明法則百姓輕為非

是故姦邪之人用國事則群臣仰利害也如此則姦

人為之視聽者多矣雖有大義主無從知之故明法

曰佞衆譽多外內朋黨雖有大姦其蔽主多矣

凡所謂忠臣者務明法術日夜佐主明於度數之理

以治天下者也姦邪之臣知法術明之必治也治則

茲臣困而法術之士顯是故惡邪之所務事者使法
無明主無悟而已得所欲也故方正之臣得用則茲
邪之臣困傷矣是方正之與茲邪不兩進之勢也茲
邪在主之側者不能勿惡也惟惡之則必候主閒而
日夜危之人主不察而用其言則忠臣無罪而困死
茲臣無功而富貴故明法曰忠臣死於非罪而邪臣
起於非功

富貴尊顯久有天下人主莫不欲也令行禁止海內
無敵人主莫不欲也故侵欺凌人主莫不惡也失天

下滅宗廟人主莫不惡也忠臣之欲明法術以致主
之所欲而除主之所惡者茲臣之擅主者有以私危
之則忠臣無從進其公正之數矣故明法曰所死者
非罪所起者非功然則為人臣者重私而輕公矣
亂主之行爵祿也不以法令案功勞其行刑罰也不
以法令案罪過而聽重臣之所言故臣有所欲賞主
為賞之臣欲有所罰主為罰之廢其公法專聽重臣
如此故羣臣皆務其黨重臣而忘其主趨重臣之門
而不庭故明法曰十至於私人之門不一至於庭

明主之治也明於分職而督其成事勝其任者處官
不勝其任者廢免故群臣皆竭能尽力以治其事亂
主則不然故羣臣處官位受厚祿莫務治國者期於
管國之重而擅其利牧漁其民以富其家故明法曰
百慮其家不一圖其國

明主在上位則竟內之衆尽力以奉其主百官分職
致治以安國家亂主則不然雖有勇力之士大臣私
之而非以奉其主也雖有聖智之士大臣私之非以
治其國也故屬數雖衆不得進也百官雖具不得制

也如此者有人主之名而無其實故明法曰屬數雖
衆非以尊君也百官雖具非以任國也此之謂國無
人

明主者使下尽力而守法分故羣臣務尊主而不敢
顧其家臣主之分明上下之位審故大臣各處其
位而不敢相貴亂主則不然法制廢而不行故羣臣
得務益其家君臣無分上下無別故群臣得務相貴
如此者非朝臣少也衆不為用也故明法曰國無人
者非朝臣衰也家務相益不務尊君也大臣務相貴

而不任國也

緝作家與家
務於相臣

人主之張官置吏也非徒尊其身厚奉之而已也使

之奉主之法行主之令以治百姓而誅盜賊也是故

其所任官大則爵尊而祿厚其所任官者小則爵卑

而祿薄爵祿者人主之所以使吏治官也亂主之治

也處尊位受厚祿養所與佼而不以官務為如此者

則官失其能矣故明法曰小臣持祿養佼不以官為

事故官失職

官失其能
按經作故

明主之擇賢人也言勇者試之以軍言智者試之以

官試於軍而有功者則舉之試於官而事治者則用

之故以戰功之事定勇怯以官職之治定愚智故勇

怯愚智之見也如白黑之分亂主則不然听言而不

試故妄言者得用任人而不官故不肖者不困故明

主以法案其言而求其實以官任其身而課其功專

任法不自舉焉故明法曰先王之治國也使法擇人

不自舉也

凡所謂功者安主上利萬民者也夫破軍殺將戰勝

攻取使主無危亡之憂而百姓無死虜之患此軍士

之所以為功者也奉主法治竟內使強不交弱衆不
暴寡萬民驩及其力而奉養其主此吏之所以為功
也臣主之過救主之失明禮義以道其主主無邪辟
之行蔽欺之患此臣之所以為功也故明主之治也
明分職而課功勞有功者賞亂治者誅誅賞之所加
各得其宜而主不自與焉故明法曰使法量功不自
度也

明主之治也審是非察事情以度量案之合於法則
行不合於法則止功克其言則賞不克其言則誅故

能者必有見功而後舉之言惡欺者必有見過
而後廢之如此則士上通而莫之能妬不肖者困廢
而莫之能舉故明法曰能不可蔽而敗不可飾也
明主之道立民所欲以求其功故為爵祿以勸之立
民所惡以禁其邪故為刑罰以畏之故案其功而行
實案其罪而行罰如此則辟臣之舉無功者不敢進
也毀無罪不能退也故明法曰善者不能進而誹者
不能退也

制群臣擅生殺主之分也縣令仰制臣之分也威勢

專顯主之分也卑賤長敬臣之分也令行禁止主之分也奉法听從臣之分也故君臣相與高下之處也如天之與地也其分畫之不同也如白之與黑也故君臣之間明別則主尊臣卑如此則下之從上也如響之應葦臣之法主也如景之隨形故上令而下應主行而臣從以令則行以禁則止以求則得此之謂易治故明法曰君臣之間明別則易治按經作君明別則易治也

明主操術任臣下使羣臣効其智能進其長技故智者効其計能者進其功以前言督後事所効當則賞之不當則誅之張官任吏治民案法試課成則守法而法之身無煩勞而分職故明法曰主雖不身下為而守法為之可也

管子乘馬第六十八

管子輕重一

相公問管子曰請問乘馬管子對曰國無儲在令相公曰何謂國無儲右令管子對曰二農之量壤百畝也春事二十五日之內相公曰何謂春事二十五日之內管子對曰日至六十日而陽凍釋七十日而陰

凍釋陰凍釋而稅稷百日不稅稷故春事二十五日

之內耳也本可接陽凍地上也陰凍釋稅地也稅同孰則

時不稅矣是稅種惟今君立扶臺五衢之衆皆作若

過春而不止民失其二十五日則五衢之內阻棄之

地也起一人之繇萬畝不率起千人之繇十萬畝不

舉春已失二十五日而尚有起夏作是春失其地夏

失其苗秋起繇而無止此之謂穀地數亡穀失其時

君之衡藉而無止民食十五之穀則君已籍九矣有

衡求弊焉此盜暴之所以起刑罰之所以興也隨以

女暴謂之內賊桓公曰善哉笑乘馬之數求及也彼

王者不奪民時故五穀興豐五穀豐興則十輕祿民

簡賞彼善為國者使農夫寒耕暑耘力歸於上女勤

於織微而功歸於府者復作糾績微織非怨民心傷

民意高下之笑不得不然之理也相公曰為之柰何

管子曰虞國得笑乘馬之數矣相公曰何謂笑乘馬

之數管子曰百畝之夫子之笑率二十七日為子之

春事資子之幣春秋子穀大登國穀之重去分謂農

夫曰幣之在于者以為穀而廩之州里國穀之分在

上國穀之重再十倍謂遠近之縣里邑百官皆當奉
善戒備曰國無幣以穀准幣國穀之擴擴一切什九還
穀而應穀國器皆資無藉於民此有虞之策乘馬也
乘馬數第六十九
管子輕重二

桓公問管子曰有虞矣乘馬已行矣吾欲立策乘馬
為之柰何管子對曰戰國脩其城池之功故其國常
失其地用王國則以時行也桓公曰何謂以時行管
子對曰出准之令守地用人矣故國皆在上無求於
民朝國守分上分下游於分之間而用足王國守始

國用一不足則加一焉國用二不足則加二焉國用
三不足則加三焉國用四不足則加四焉國用五不
足則加五焉國用六不足則加六焉國用七不足則
加七焉國用八不足則加八焉國用九不足則加九
焉國用十不足則加十焉人君之守高下歲歲分十
年則必有五平之餘若歲凶旱水洸民失本則脩宮
室臺榭以備無狗後無氣者為庸故脩宮室臺榭非
麗其樂也以平國筮也今至於其亡筮乘馬之居春
秋冬夏不知時終始作功起衆立立室臺榭民失其

本事君不知其失諸春筴三失諸夏秋之筴數也民無禮賣子數矣也猛毅之人淫暴貧病之民乞請君行律度焉則民被刑慘而不從於主上此筴乘馬之數亡也乘馬之准與天下齊准彼物輕則見泄重則見射此鬪國相泄輕重之家相奪也至於王貴則持流而止矣相公曰何謂持流管子對曰有一人耕而五人食者有一人耕而四人食者有一人耕而三人食者有一人耕而二人食者者此齊力而功地田筴相食此國筴之時守也君不守以法則民且守於上此曰

筴流已相公曰乘馬之數及於此乎管子對曰布織財物皆立其貴財物之貴與幣高下穀獨貴獨賤相公曰何謂獨貴獨賤管子對曰穀重而萬物輕穀輕而萬物重公曰賤筴乘馬之數奈何管子對曰郡縣上腹之壤守之若干間壤守之若干間中上下之下壤守之若干故相壤定藉而民不移振貧補不足下樂上故以上壤之滿補下壤之衆章四時守諸開闢民之不移也如廢方於地此之謂筴乘馬之數也方則廢行

方則廢行

問乘馬第七十亡

管子輕重三

管子

卷

七

亡